# 古希腊哲学文本论证分析——四个片段

# 曾千里

# 一、苏格拉底的行动的论证（申辩、斐多）

**《申辩》《斐多篇》叙述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辩护、监狱中为自己不逃跑的论证和临死前的事情，斐多篇前半部分论述死亡，后半部分论述灵魂。亲朋好友们都劝苏格拉底逃跑，苏格拉底却欢然等候死亡，因为他相信灵魂不朽，而死亡正是哲学排除肉体追求纯粹灵魂的净身术。苏格拉底以论证人不应自杀开始：人是神的眷属，没得到神的命令，怎么能擅自把自己毁灭呢？以此引出苏格拉底说我要死是神在召我了。人们对他说，聪明人面对死亡是苦恼的，因为他要离开守护着他们的天神，而聪明人知道主子永远比自己高明，总愿意和比自己高明的主子永远在一起。苏格拉底相信，他到了那边，正是要跑到另一些善良的天神那里去。哲学正是学习死亡。哲学家追求的死是什么样的死？死一般被认为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可是哲学家在意肉体的东西吗？ta们追求的是思想的世界。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美、绝对的善，我们都认为有，可是从没有亲眼见到过。从性质上来说，思想不掺和感觉，而感觉扰乱思想。那么真正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人我们要的就是单纯的灵魂。灵魂不带肉体的时候，不就是死的时候吗？为了论证他的观念，苏格拉底诉诸回忆说。进而论述型相，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描述为单纯物和复合物、永恒的不可见物和变动的可见物的关系。具体的事物相反相成，纯粹的型相却不能与相反的事物相容，灵魂为生的所持有，生的反面是不生，即死，因为灵魂与死是不相容的，从而得出灵魂不死的结论。**

**苏格拉底为自己不逃跑的行为辩护/论证，他诉诸了哲学就是在学习死亡和回忆，论述——了灵魂不朽。可是在我看来，最有力的论证/辩护就是他不逃跑的行为。无论别人怎样劝他逃跑与否的权利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他都不逃跑。这正是苏格拉底的行动（着）的论证。苏格拉底是一个实践的哲学家。最后他说出了哲学史上大概是最美妙的一句话之一：“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苏格拉底的言辞是优美的，他关于死亡、灵魂不死的论述是深刻的、有教益的。**

**柏拉图在这里借苏格拉底之口，部分地论述了他伟大的型相说。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一个附注：**

**在第76到78页（柏拉图a，pp.76-78），苏格拉底论证“比…大/小”是因为有“大/小”的本质而不是因为“比…高/矮一个头”，给出了两个理由：如果是后者，那么“比…大”和“比…小”头不大就是同一个原因（头）；“大”怎么能因为小小一个脑袋。**

**针对第一点，可能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比…高/矮一个头”是分别的两个原因（至于头本身是不是原因，取决于对“原因”的观点/定义）；**

**针对第二点，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反对意见是难道有绝对的“大/小”吗，“大/小”不正是从比较中来的吗？我们认为大的，和一个巨人认为大的，是一样的吗？我们认为大的，一个巨人可能认为小（关于有没有绝对的“大/小”，我不打算介入这个话题。我也认为即便如此一个唯实论者也可以说有“大/小”的本质，例如“大”的本质就是一切“比…大”的聚合等，或其他的解释）。**

**苏格拉底关于“大小”的原因的论证是为了论述型相，进而论证灵魂不朽。我想对这个论述的反对，不会影响到其它论述的支持和后面的论述。**

1. **诗与哲学之争（《理想国》）**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诗人、戏剧家划分为“模仿”一级，还扬言要将诗人赶出城邦。我们不禁要问，柏拉图作出这样的说法，难道仅仅是为了鄙视诗人与戏剧家，获得自我优越感吗?**

**当然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中心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义总比不正义好吗？格劳孔和阿迪曼图斯在第二卷的开头就明确了这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绕了很远的路，勾画了一个好的城市的描述，理由是一个好的城市就会是公正的，把公正定义为一个城市的美德，有助于把公正定义为一个人的美德。苏格拉底在第四册末尾将正义定性为个人美德后，终于接近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被打断，并被要求为他所勾画的美好城市的一些更具争议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在第五至第七卷中，他针对这一挑战，论证（实际上）他所勾画的正义城市和正义人类其实是好的，原则上是可能的。由于苏格拉底的证明受到诗人教义的反对，他在第十卷中通过控诉诗人代表真理的主张和提供一个与他的证明相一致的新的神话来支持他的理由。苏格拉底认为诗人是“文章自天成，妙笔偶得之”的，诗人们不是用理性在创造，而是在反对自己；诗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模仿和真实相隔很远；诗损害人们的道德、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

**可是柏拉图不是在写戏剧吗？有谁认为他在纪实——在他没亲自到苏格拉底监狱和行刑现场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可以发现，在某些时候，艺术比经过选择的“事实”更真实。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告诉我们：现实世界是真实的，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且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艺术所模仿的，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王尔德也说：“生活模仿艺术。”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为了城邦利益替“高贵” 的谎言作过辩护。《理想国》卷三中并不完全反对音乐的教育与诗歌的教育的必要性的苏格拉底，为什么在卷十中却转而对诗人猛烈抨击？**

**从《斐多》中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把伊索寓言翻成了诗，还作诗颂扬阿波罗，当齐贝请教他时，苏格拉底说，是神叫他作诗的。（柏拉图a，p7）我们不禁要想问，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批判诗，为什么临死前却作起诗来了呢。我们能给出一个解释之一是，柏拉图是先创作了《斐多》，再创作了《理想国》的——这更显出柏拉图是在作戏剧了——这伴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和观点的转变。**

**《斐多》告诉我们，哲学就是“最高的诗”，注意这个“最高的诗”，柏拉图的洞穴和马车的寓言，不正是用隐喻来表达真理吗？柏拉图的“共和国”——一个理想的国度，不正是地上的城邦（影像）对天上的城邦的原型的摹仿吗？**

**诗与哲学之争持续了两千年，这其中柏拉图的谴责、亚里士多德和雪莱的“为诗辩护”、尼采的“艺术哲学”、后期海德格尔的“诗”与“思”、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一种治疗”、蒯因评论德里达是“达达主义具体派诗人”、罗蒂的“教化哲学”等，而且也将继续持续下去。**

**我们用张辉在《诗与哲学之争》译后记中的最后作结：**

或者，我们要说，诗与哲学的争纷，是精神界永远无法停止的战争。谁宣告这场战争已经结束，谁以为胜券在握，谁就离真正的城邦越远（《理想国》卷二，特别是369c8-372e2）、使诗与哲学的内在统一遥不可及。（罗森，p219）

**“第三人”论证分析（《巴门尼德篇》）**

**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反思自己的相论，借巴门尼德之口提出了几个对自己原先相论的反驳，其中，“第三人”论证——根据Zalta和Pelletier的分析（Francis Jeffry Pelletier and Edward N. Zalta）——是这样的：**

**在“第三人”论证中有四个起重要作用的原则：**

**（1）One Over The Many：如果存在n个不同的事物是F，那么存在一个这些事物都分有的F的理念**

**（2）Self-Predication：F的理念就是F**

**（3）Non-Identity：如果某物分有了F的理念，那么它与该理念是不同一的**

**（4）Uniqueness：F的理念是唯一的**

**那么“第三人”论证的推论过程可以是这样的：假设有两个不同的是F的事物a和b，根据原则(1)，存在一个F的理念，它是a和b都分有的。此外，根据原则(3)，F的理念是不同于a和b的，根据(2)，F的理念本身就是一个是F的事物。所以，根据(1)，存在一个F的理念、a和b都分有的F的理念。但是，根据(3)，F的第二个理念必须与第一个理念不同；根据(2)，它本身就是一个是F的事物。因此，(1)又产生了第三个理念，如此无限后退。**

**这是对“第三人”论证的一种解释。Zalta和Pelletier进而区分了“分有”的两种情况，通过逻辑分析论证四个原则中本身就有矛盾，以此解决“第三人”问题。“第三人”论证也可以与布拉德雷的“外在关系”与罗素对布拉德雷“内在关系说”的批判论证相联系。不过这是别的话题了。**

（《形而上学》《范畴篇》）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排中律和矛盾律作出了著名的论述：**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cannot be an intermediate between contradictories, but of one subject we must either affirm or deny any one predicate. This is clear, in the first place, if we define what the true and the false are. To say of what is that it is not, or of what is not that it is, is false, while to say of what is that it is, and of what is not that it is not, is true.（Aristotle, Metaphysics, 1011b25）

**可是他在《解释篇》第四章又提出了著名的“海战论证”，以论证把排中律限制在“有关现存事物和已发生的事物的场合”，并论证“排中律不适用于未来偶然事件的命题”。根据卢卡西维茨对之的总结是，这个论证是这样的：除非人们认可排中律不适用于未来偶然命题，否则就要陷入宿命论。假设明天有海战是真的，那么明天没有海战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假设明天有海战是假的，那么明天有海战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明天有海战这件事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那么明天有海战就或者是必然的，或者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这种宿命论，卢卡西维茨引入了他的三值逻辑。**

**可是，根据苏珊哈克的分析，卢卡西维茨用来引入三值逻辑的论证有一个“模态错误”，这个谬误是从以下当然真的语句：**

**必然地（明天有海战或明天没有海战）**

**推论到：**

**明天必然有海战或明天必然没有海战**

**虽然如此，但卢卡西维茨最早提出的多值逻辑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并得到了Kleene（逻辑上）、克里普克（在Theory of Truth上）等人的长足的发展，并可以广泛地应用到现实当中（例如苏珊哈克提到一种运用逻辑电路浇灌仙人掌的装置，其中有十二个值，代表的不是真值，而是水的强度）。**

**参考文献**：

柏拉图，《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杨绛 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罗森（Stanley Rosen），《诗与哲学之争》，张辉 译，华夏出版社，2004

Francis Jeffry Pelletier and Edward N. Zalta, How to Say Goodbye to the Third Man. Nous, 34/2 (2000): 165-202

黄敏，《分析哲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 译，商务印书馆，2003

哈克（Hacck Susan），《逻辑哲学》，张家龙 译，商务印书馆，2003